

珍爱的签名本

曹正文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封面题签 孔伯容
责任编辑 刘 凌
封面设计 黄惠敏
装帧设计 蒋 克

珍爱的签名本

曹正文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0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8,000 本

ISBN 7 - 5617 - 1720 - 2/I·159

定价 10.00 元

书的友谊

——《珍贵的签名本》序

近年来常常想起两句前人的诗：“不爱访人喜客过，每迟作复盼书来。”这是一种年事渐高、居住稍远而生性疏懒的心情。实在也是不得已、力不从心的关系，心里常想朋友，却每迟写信，不大找人，即使电话吧，也不大去打。但电话铃响了，却是一种喜悦，只要不是我刚要睡觉或已睡着的时候，即使打错了，也无关系。在寂静中，电话铃声一响，总是一种嘉音。

一天晚间，电话响了，拿起一听，原来是书友曹正文兄，说是前年出版的《珍藏的签名本》一书，在读者中反响很好。现在又继续收到许多作者馈赠的签名本，每收到一种，便写一篇介绍文字。这样又写了不少，已编成续集，即将出版，请我写篇序言，我听了自是十分高兴。电话中约好了过两三天来找我，把清样带来我看，以便写序时有依据。

这样隔了一两天上午，门铃一响，正文兄来了……而且是第一次到我家来。我与他虽然见过多次面，通过多次信，可是都是在各种社交聚会上，至今还未曾深谈过。这次承他犯暑枉驾，不但深得朋友之乐，且得聆听其生平，进一步增加了相知。归纳为一句话，增加了书的友谊，这是一种功名利禄、声色狗马之外的最佳友谊。

正文兄看上去很年青，但实际年龄已是四十七八岁了。他当年该上学时，却无书可读，正赶上到处烧书、读书有罪、越读越蠢的时代。偏是少年时代的他，便是个“读书种子”。“读书种子”遇到这样的时代，其如饥似渴想找本书读一读的心情之迫切是可想而

知的。

“廿七年华始有师”、“夜烧松火读唐诗”……这是白石老人当年因为封建时代家里穷，因而投师读书的困难情况。可是正文兄少年时，却是生活在无产阶级富有四海的时代里，这不能读书的困难，那就更有想象不到的辛酸和痛苦了。当他作为一个少年学子，以每天省下的早点钱买的几百本心爱的书，被抄家者捆载而去时，恐惧、号呼、茫然……的愁云笼罩全家、压迫在他少年时代幼小的心灵上时，其绝望的感觉，现在的青少年们，还能想象于万一吗？能想象到这就是他们父兄辈当年的亲身经历，现在仍能记忆犹新的现实历史吗？……而正文兄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千方百计找书来读，以读书为乐的。

即使“读书无用论”的倡导者，也非舶来品，三百几十年前开创颜李学派的颜习斋就提倡过。不过提倡此论者，也不是真不读书，多少从小也读熟“三、百、千”、《四书》、《五经》那套老书。大字不识，从小未受教育，这“读书无用论”的高论也是创造不出来的……

近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时代，又使以百千万计的同他有同样爱好的读书种子，各舒其长，各谋其所。正文兄为《新民晚报》创办、主编的《读书乐》专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当今正是如鱼得水、其乐洋洋的读书盛世。

自然，读书乐也是多种多样的。历代以来，学“万人敌”，学帝王术，学革命伟人……千万人仰望，其乐无穷。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苦读到博士后，飞到大洋彼岸，拥有专利、美金无穷，娇妻美艳……，这也都是因多少读了一些书所得的无穷欢乐。

不过说来说去，这些都还不是真正的读书乐，或读书乐的真乐。大抵从小受教育读书，从小、中、大学，直到出洋留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读书是一回事。从小把读书当作嗜好，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想找本书读，把书当作思想、感情的寄托，自小而大，自

壮而老，始终离不开书的，把读书当作业余、工余生活最好消遣的是另一回事。

这后一种思想、感情的人，或才是真正读书乐的享有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些似乎都不是真正读书乐者；“百药难医书史淫……”似乎又太沉重，也难得其乐。“好读书不求其解……”、“手卷抛书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亡书久似忆良朋”……似此等等，才是真的读书乐者。按佛教规律讲：有所谓而去读书，不管多大学者，整天抱着问题去查书本，那始终是下乘；只有把读书当作生活，像吃饭、睡觉一样，无所谓而读书，才真正得到读书乐的三昧，才是上乘。自然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想也是正文兄的读书体验。

正文兄主编《读书乐》，自然是面向全社会，是多层次、广角度，并不仅限于我的感觉。不过他既然属序于我，我也应该先说清楚我个人的感觉。因为他这个“读书乐”，也包涵着我的乐在其中的啊！友谊也就因此而深了。

主编《读书乐》，也自然会结交不少读书人，与写书人建立不少书的友谊。“秀才人情纸半张”，书友间互相馈赠是免不了的。只是写书人送礼也不外是送自己写的一本书，题上受书人、送书人的名字，记上年月。这是目前十分流行的“签名本”，自然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只是沉寂了多少年，近年又为社会各阶层的广大读者所重视起来了。

正文兄爱书入迷，自号“米舒”。“米舒”者，“迷书”也。书的友谊越结越广，各方学人馈赠的签名本也就越多，他已收藏了两千多册。前两年，他从中选出一百本，一一写文介绍，汇编出版，书名《珍藏的一百本》，初版万册，很快卖完。这次又选了一百位作者签名本，继续写文介绍，汇编成书，名曰《珍爱的签名本》，虽属前书续编，而书名却与前书形同双璧，实姊妹篇也。两书所选，自都是海内大家，学界前辈。有的因老成凋谢，已成古人，如郑逸梅、曹聚

仁、唐圭璋、陈学昭、廖沫沙等诸位。而大多则珊珊玉骨，犹婆婆人间，如巴金、施蛰存、冰心、钱仲联、柯灵、张中行等诸位，不只文坛之寿星，亦时代之人瑞也。因而正文兄这两本书中所选编的，不只是他个人的珍爱秘籍，也是一个时代的宝藏，另也足见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文坛、艺苑的辉煌成果了。

正文兄以本书属序于余，在深感其盛情之余，自也感到十分欣慰。本书前编曾写到我的几种书，也可以此与各前辈广结文缘了。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后一月，云乡志于浦西延吉寓楼

目 录

序言：书的友谊	邓云乡(1)
“清洁语言文字”的学者——记吕叔湘	(2)
方寸之间的求索——记钱君匋	(4)
他举起《译文》的旗帜——记黄源	(6)
“竹王”桃李遍天下——记申石伽	(8)
书坛不老松——记黄若舟	(10)
艺术追求 永无止境——记吴作人	(12)
烹文煮字 顺其自然——记张中行	(14)
生命不止 探索不息——记张岱年	(16)
注重调查出真知——记费孝通	(18)
从容不迫 言近旨远——记杨绛	(20)
信封里的不朽灵魂——记宋清如	(22)
袒露胸怀成一快——记张光年	(24)
陌上花开蝴蝶飞——记黄苗子	(26)
江山如画 人物风流——记碧野	(28)
先天下之忧而忧——记杨宪益	(30)
矗起报告文学的新里程碑——记徐迟	(32)
未悔斋里的“盛世微言”——记马识途	(34)
构思精妙 妙趣横生——记华君武	(36)
一个热爱生活的老诗人——记莫洛	(38)
《黄昏小品》不寂寞——记周劭	(40)

书刊伴他终生——记范泉	(42)
剑风楼上的壶天散墨——记裘沛然	(44)
美术理论的探索者——记邵洛羊	(46)
潜心红学写新论——记周汝昌	(48)
博大精深的台湾学者——记南怀瑾	(50)
漫步书林 与书同乐——记陈原	(52)
笔下春意溶溶情——记吴冠中	(54)
永远年轻的杂文家——记曾彦修	(56)
文学鉴赏有创见——记刘衍文	(58)
迷人的十四行诗——记唐湜	(60)
诗歌森林一灌木——记冀沅	(62)
外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记包文棣	(64)
丝弦声中说《西厢》——记杨振雄	(66)
文坛上的一朵小花——记丽砂	(68)
书廊漫步多情趣——记吴小如	(70)
含泪捧读《离魂草》——记绿原	(72)
嘶哑的歌声充满了激情——记曾卓	(74)
从新闻记者到史学家——记唐振常	(76)
情系《笔会》三十年——记徐开垒	(78)
故人的纪念碑——记耿庸	(80)
小人书里的大学问——记贺友直	(82)
品性高洁的石头——记牛汉	(84)
为孩子们写作——记任溶溶	(86)
情系出版事业五十年——记宋原放	(88)
一个快乐的老书迷——记范用	(90)
一片童心在诗中——记鲁兵	(92)
《玄灯医笈》一奇书——记高光	(94)
写活旧上海的大亨——记沈寂	(96)

“梅表姐”住进《小木屋》——记黄宗英	(98)
他是一片迎接春光的叶子——记李瑛	(100)
多情多义的“吹公”——记谭仲夏	(102)
诗情妙在文章间——记忆明珠	(104)
文艺评论要“搔到痒处”——记唐达成	(106)
反思后的锋芒——记牧惠	(108)
少年人的好朋友——记任大霖	(110)
大凉山孕育的诗人——记高缨	(112)
有本《家庭问题》——记胡万春	(114)
打磨抛光的野石子——记苏晨	(116)
“我为读者而写作”——记卧龙生	(118)
泼墨写意绘风云——记任光椿	(120)
有辣味的幽默讽刺家——记舒展	(122)
白发红颜春常在——记韩菁清	(124)
水流何处见山色——记陈丹晨	(126)
开拓文艺心理学的园地——记金开诚	(128)
“书是我的红娘”——记韶华	(130)
他扛起工人创作题材的大旗——记蒋子龙	(132)
卓有创见的现代文学评论家——记严家炎	(134)
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记郭豫适	(136)
在文学的海洋中游泳——记谢永旺	(138)
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天——记柳鸣九	(140)
现代新诗的评论者——记吴欢章	(142)
“牧马人”的大风歌——记张贤亮	(144)
一位追求卓越的大学校长——记杨福家	(146)
他自号“邓争议”——记邓伟志	(148)
一部《画魂》传千古——记石楠	(150)
亦官亦民的好干部——记赵启正	(152)

寻求诗意与美学——记邓牛顿·····	(154)
“江湖夜雨十年灯”——记洪丕谟·····	(156)
“跑出来的作家”——记叶永烈·····	(158)
寒星坠落文章在——记贺星寒·····	(160)
他主编了本《文学自由谈》——记冯骥才·····	(162)
品书人语的韵味——记高信·····	(164)
抓紧多写一点——记刘心武·····	(166)
“一鸡三吃”写文章——记徐城北·····	(168)
球是圆的——记徐根宝·····	(170)
不妨回首《白门柳》——记刘斯奋·····	(172)
在水一方的“伊人”——记房延军·····	(174)
香港文人甘苦多——记黄仲鸣·····	(176)
厚积薄发写古人——记唐浩明·····	(178)
他始终是一个上海人——记吴正·····	(180)
文坛写作快手——记东方明·····	(182)
以诗人散文——记赵丽宏·····	(184)
我认识的“雪米莉”——记田雁宁·····	(186)
武侠世界的奇才——记温瑞安·····	(188)
调侃的哲理——记陈村·····	(190)
悠悠我心谁人知——记冯湘湘·····	(192)
自学可以成材——记罗伟国·····	(194)
别出心裁的装帧家——记王俭·····	(196)
一只远方的蝴蝶——记孙大梅·····	(198)
身在雁斋好福气——记徐雁·····	(200)
后记·····	(202)

珍爱的签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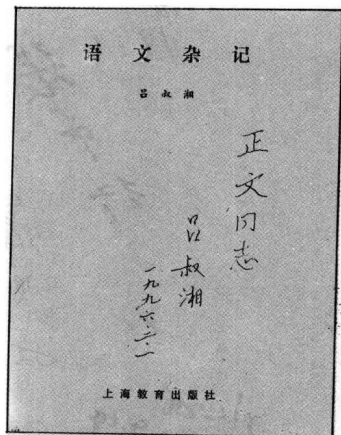
孔伯容

曹正文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洁语言文字”的学者

——记吕叔湘



生活中有许多种朋友，有的是牌友，有的是棋友，有的是书友。我交的朋友，大都属于第三种。书友们见面第一句便会很自然地问：“你最近读了什么好书吗？”或者自己读了一本好书，就把它的妙处说出来，让书友共同分享。有一天，我和几位书友聊天，谈起某名家的范文，其中一位说：“此句是病句。”我们仔细推敲一番，果然不错。记得我参加“现代汉语”自学考试时，也曾遇到类似问题，某文学大师级作家的作品中也有笔误。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艺术的魅力，不在于造句花俏，而在于用词精确，这是文学的基本功之一。但事实上，一些美文中也有病句或句式结构不妥，于是便产生了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就是一位颇有盛名的语言文字学者，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还是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近日，通过《语文学学习》杂志社，获得 94 岁高龄吕老的一本亲笔签名本《语文杂记》，真是令我喜出望外。此书收入作者 40 年代写的语文小札 80 篇，不仅谈句式、谈用词、谈语句次序，而且谈古

文中的一些词汇,如“莫须有”,今人以为是“不须有”,其实宋人之意,并非如此。“莫须”是“恐怕”、“别是”之意。严密的考证,是吕叔湘先生一贯的治学态度。

吕叔湘先生生于1904年,江苏丹阳人。其父经商,他在私塾中读完小学,考入中学时,就对文学与英语颇感兴趣。他是很用功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南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后在丹阳一所中学执教,先是教外语,后来又让他教语言文法。吕叔湘先生自学《马氏文通》,又学习丹麦学者叶斯伯森的《语法哲学》,从此使他走上研究语言文字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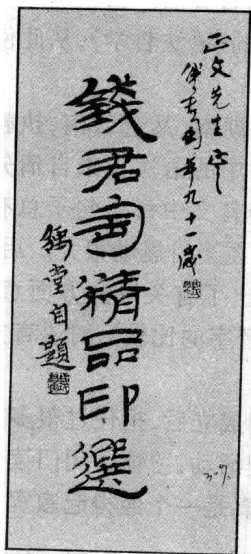
抗战爆发,吕叔湘带着一家人流亡到湖南,又赴云南,执教于云南大学。平时他读书看报,很注意文章中的语法。朱自清先生当时的散文颇负盛誉,吕叔湘先生却觉得其文中每个句子总有一个主词,此法不妥,便写了文章提出商榷,在当时震动很大。后来,吕叔湘先生又对文学大师胡适的文章提出了有关语法方面意见。他先后撰写了《文言与白话》、《汉字与拼音字的比较》,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吕老一生治学态度严谨,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经常有应酬。但他轻易不参加社交活动,习惯于闭门读书写文章。北京学术界的人说:“吕叔湘先生真是一个经得起寂寞的淡泊者。”

吕叔湘先生除在语言文字上的专攻外,他还是著名的教育家与翻译家。他先后著有《中国人学英语》、《英译唐诗百首》、《汉语语法论文集》、《吕叔湘语文论集》等专著多部。风行至今的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的1960年版,正是由他主编的。他说:“我的一生就是为清洁语言文字而努力,为语言文字的精确性而努力。”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

方寸之间的求索

——记钱君匋



在中国艺坛，钱君匋先生的名气颇大。他的印章独步古今，他的书法与绘画也自成一格。日前蒙挚友洪丕谟先生相助，喜得钱老的一本印谱《钱君匋精品印选》，93岁的钱君匋先生亲笔为我题字，此签名本弥足珍贵。

此书正文前有作者自序一篇，写于1992年初夏。钱老回顾了自己70年的刻字生涯，写到他童年时在豆腐干、橡皮与蜡烛上刻玩意儿，至14岁，便在木块上模仿刻字。后来进了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攻读，先学近代篆刻大师吴昌硕先生的刻印，又学清代名家赵之谦的篆刻。

在学习篆刻的同时，钱君匋先生翻阅古书，博众取长，以汉印为师，又寻访晚清篆刻名家黄士陵的刻印，终于在反复研求中使他进入篆刻之门。

这一段回忆，读来亲切有味。依我想来，钱老能成为当今艺坛一大名家，与他当年好读古书有关。记得明人评论大画家沈周与其弟子唐伯虎的画作，认为唐伯虎其画师从沈周，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缘于唐伯虎的作品多书卷气，也就是说他读书超过了老师，所以在丹青艺术上更上一层楼。钱老的篆刻印章能标新立异，

也是与他刻苦用功之余,注重读书有关。他胸中的书卷气,使其出手不凡。钱老早年也写散文,颇有才气,还是著名的书籍装帧家。正是书熏陶了他的艺术素养,使他的印章变化无穷,在庄重古朴的风格中洋溢着清丽雅致的韵味。“文”,“艺”本为一家,此话非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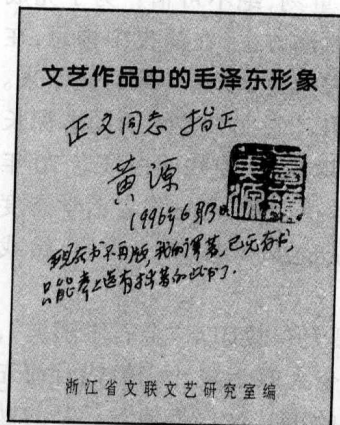
钱君匋先生的印章颇有特色,但此书只收入作者印章 284 枚,据作者自述:“每刻一印,无不拟稿达三五次,不惬意不下刀,即使是满意的稿子,刻来不称意,还是磨了重刻,绝不可惜!”为了完成一枚好印章,作者常常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在深夜中构思,在读书中悟会,唯有如此才能创造出天衣无缝、浑然一体的佳作来。这是钱老的创作真言,也值得我们从事其它文学艺术的同志深长思之。在静夜中再去品味这 284 枚印章艺术,使我明白钱老 70 年中治印达万枚之多,怎会只留下这 284 枚印章,可见作者治学态度之严谨。相比之下,当今文坛粗制滥造之风日甚,钱老之言,给我们敲起了警钟。

钱老之印章,有巨印名冠神州,最大一枚印章“金石不随波”,印面为 17 公分自乘大小,气势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但钱君匋先生却说:“只要努力去做,没有作不成的事。”这也是他对后辈的勉励。今天学篆刻的青年不少,但要取得钱君匋先生的成就,不仅是学习他的功力,他的书卷气,更要学习他精益求精、刻苦努力的精神。

钱君匋先生生于 1905 年,但至今仍辅导小学生学艺,他对儿童好学的勉励与关怀,更使人肃然起敬。近日钱老见我执编的“读书乐”专刊每期刊登一枚“读书乐”印章,便为我题写了“读书乐印章”的书名,鼓励我写一本漫话印章艺术的小册子,在此谨深志谢意。

他举起《译文》的旗帜

——记黄源



1996年初夏，我收到91岁高龄、著名翻译家黄源先生寄赠的一本签名本。书的扉页上有黄源先生的题字：“我的译著，已无存书，只能奉上选有拙著的此书了。正文同志指正！黄源 1996年6月3日。”这是黄源先生在医院中写下的题字，并盖了印，此签名本当然是弥足珍贵了。

我最早知道黄源先生，是阅读他协助鲁迅先生编的《译文》。我在拙著《旧上海报刊史话》一书中曾介绍了《译文》创刊过程。该杂志原由鲁迅先生主编，主要作者有黎烈文、茅盾、巴金、胡风、周扬、曹靖华、唐弢等。鲁迅编了三期，便由黄源先生接任主编。因为《译文》在当时影响甚大，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刊物《译文》，其开本、格式与编排形式都沿袭《译文》。《译文》也成为我少年时代最喜爱读的文学刊物之一。

黄源先生是当今健在的、资格最老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生于1906年，浙江省海盐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29年回国后从事翻译工作，早期译著有《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屠格涅夫代表作》、《高尔基代表作》、《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结婚的破产》、《将军死在床上》等，1933年他参与由茅盾主持的《文学》月刊的编辑工作，后协助鲁迅编《译文》。

《译文》于1937年停刊后，黄源与茅盾、巴金共同发起创办抗战文艺刊物《烽火》，宣传抗日，鼓励人民起来战斗。后黄源出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华中局党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之际，黄源先生随军南下，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953年调到杭州，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党组书记。80年代黄源先生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黄源先生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除翻译了《日本现代短篇小说译丛》外，还写出了《随军杂记》等作品。50年代，黄源先生与郑伯永、陈静改编了昆曲《十五贯》，这部剧本被誉为“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为旧戏剧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当时影响颇大。

回顾黄源先生走过的路程，使我们看到三四十年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大无畏精神，由鲁迅创办的《译文》，带有明显的革命倾向性，大量介绍了苏联与东欧文学作品，为此遭到国民党审查机关的压制。黄源先生在鲁迅逝世后依旧坚持办刊方针，以“带着镣铐的脚步”（鲁迅语）向恶势力挑战，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黄源先生也从一个追随鲁迅先生的文学青年，成为投身革命的文艺战士和著名的编辑家与翻译家。